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何贞 / 著

小说

Colecção Literatura
de Macau

澳門基金會
FUNDAÇÃO MACAU



中华文学基金会

本丛书由澳门基金会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出版

作家出版社

· 小说 ·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何贞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 何贞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7

(澳门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19-4

I. ①你… II. ①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058号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作 者: 何 贞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责任印制: 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4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19-4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澳门文学丛书

编委名单

主 编： 吴志良（澳门） 吴义勤 黄宾堂

葛笑政 张 陵 李小慧

执行主编： 李观鼎（澳门） 穆欣欣（澳门）

编委委员： 黄丽莎（澳门） 张水舟 张亚丽

统 筹： 梁惠英（澳门） 冯京丽

总序



值此“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之际，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间，对澳门的几次造访。在这几次访问中，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

事实确乎如此。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内的“澳门文学丛书”，经过广泛征集、精心筛选，目前收纳了多达几十部著作，将分批出版。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由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

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

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浅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应该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正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毋庸讳言，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并不可怕，不腐败就好。澳门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默默耕耘，日将月就，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

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真应该感谢“澳门文学丛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是为序。

2014.6.6

目 录
CONTENTS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 001

澳门来兮 · 143

土生玛丽亚 · 280

马里奥大叔的礼物 · 291

我的邻居安德烈 · 298

野花艳丽 · 302

穷学生富学生 · 314

奔月 · 321

你将来爱的人不是我

写在前面的故事

这是 2001 年的春天。

潘文渊从美国回来，晚上七时到达香港，再转乘飞翼船回澳门，搭的士到朋友为他租下的位于新口岸的一个单元屋，按朋友指示，从住屋防盗门的某个隐蔽处拿到钥匙，进门，行李往地上一扔，入浴室冲了个凉，就出门了。此时，已是凌晨一点钟。

夜幕下的澳门，宁静而神秘。潘文渊在飞机上就已计划好，反正时差的关系也睡不着，应该说在飞机上早睡饱了，就这样一个人夜深人静地随处散步，再惬意不过了。

他想了一想，先去宋玉生公园，因为他明天就要去公园旁边的商务大楼面试。那是政府委托理工学院承办的职业培训中心，知道他是名牌大学的 DBA，第一次回电邮就表示录取他，当然面试还是要的。明天就是面试的日子，所谓面试，就是双方互相确认一下，签个正式文件。

朋友知道他回来后的去向说，当什么业余教育的老师，况且目前还只是个临时单位，为什么不去大公司，人工比当教授还高。可潘文渊就喜欢业余这两个字，在他看来，业余和时下时兴的“边缘”这两个字一样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所以至

少也要在那儿混一阵。

坐在宋玉生公园里的蓝色靠椅上把黑暗中的中土大厦评判了一下，如果面试时不节外生枝的话，他以后就在此地上班了。

宋玉生公园建成才几年的光景，两排尚还年轻的、浓绿而已然硕大垂须的榕树拱起的树荫，在夜色中如黑云压顶般沿着公园里的主干道一直到达海边，散落在公园四处的各种各样的树都还没长成最好的样子，公园两旁一栋栋崭新的商务大楼高耸壮观，星空下，浮云鬼影般诡异地映掠过高楼的玻璃幕墙，宽广无垠的海面上吹来的空气新鲜到让人不由自主地深呼吸。由海岸延伸出去的小小的人工半岛上，站立着葡萄牙女艺术家设计的背靠大海面向公园喷泉广场的巨大的观音铜像，据说因为样貌不同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观世音，所以又被称为圣母观音。

那么高的观世音，得仰起头来望，站在铜像前的一个点上，一个彩色石子铺就的花心上，正好能对上菩萨低眉的视线。

就着隐约可见的月光，潘文渊让观音菩萨看得心里一阵暖意，这暖意仿佛让他接了地气，让他连人带魂地回来了，在离开澳门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用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方式思考，好像告诉别人那样对自己说：这里不是美国，是澳门——连天地鬼神都是名符其实的澳门的！

这样天马行空地想着时，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有了明确的方向并加快起来，本来，他以为自己是要用一个晚上作漫无目的的游荡的，而现在，他步伐坚定地忘我地疾走着，向那个叫望德堂的地方走去，他的脑海里，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他已经过世的阿嬷。

从新口岸到望德堂区，本来就算疾走至少也要半个钟头，潘文渊不到半个钟的时间就来到当年的家——卢廉若花园左近

的那幢灰墙斑驳掉土的四层楼的旧屋前。

楼底的大门关闭着，好像整个世界都关闭了，虽然潘文渊内心有点莫名地期待那扇大门会突然开启，走出哪怕是完全不相识的一个人来。

当然，阿嬷永远也不会再从门里走出来，自己大概也不会有机会走进那个门了，虽然潘文渊还不知道，现在这座楼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住了，这栋楼房很快就要拆了，要盖起一座高层豪宅，很快，这里就面目全非了。

潘文渊靠在大门外矮矮的院墙上冥思，往事如黑白影片在这个黑漆漆的夜里回放，有的地方清楚，有的地方模糊，想看个仔细明白的地方，发现人生不是计算机，没有返回键。

好一会儿，潘文渊才带着这样怅惘的心情挪步离开。

转几个街角踏入贾伯乐提督街，他曾经在那里生活了六年的儿童院已经搬离。

人去楼空，夜风在空荡荡的庞大而败落的花园洋房中穿行，那微细的和风只有潘文渊听得出，他甚至听出来某一扇脱落的百叶窗被风吹过后发出的“呀呀”声。

不期然想起斐雯，那个同在一所大学城的澳门女生，她曾经说过，她小时候曾希望自己是儿童院的寄宿生。现在这话想起来仍让潘文渊苦乐参半地笑了一笑。如果还在美国的另一个澳门学友说的没错，斐雯也要回到澳门来，并且也要到他将要任教的学院来做他的同事。想到这里，潘文渊收起笑容，朝远处望去。

离儿童院大门不远处，高士德大街的街角停着一辆人力三轮客车。

潘文渊不自觉地走上前去，他太熟悉这辆车了。

一个少年从三轮车那边跑来，他的脸上身上都带着些微擦

伤，衣衫不整，有的地方扯烂了，少年的后面紧追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再后面跑着两个少女。

那少年突然一阵眩晕，体力不支倒在地上，身后的男孩愣了一愣停下脚步，两个少女更紧张地跑上前来，尖叫着，一个女孩哭泣着，另一个女孩随即大叫救命。

潘文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他知道，这个倒在地上的少年就是他自己。

他看着那两个少女。

那哭着的少女白皙温文清秀，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紧接着跪了下去，试图抱起那少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那么纤细瘦弱；那叫着救命的少女黑瘦结实俊俏，她一轮嘴呼叫后，决定不再叫了，只见她蹲下身去，将少年俯卧着的身子翻转过来，两个少女一起用尽全力扶他坐了起来，然后黑皮肤少女对白皙少女说道：“小愚！扶着他，我来背他。”说着她走到少年的面前，背对着他蹲到地上，想让小愚把少年的双臂放上她的肩头。就在这时，少年完全清醒过来，他挣扎着要自己站起来，两个少女赶忙去扶他，他们挣扎着一起站起来的那一刻，放眼望去看见还站在远处的那个男孩，那男孩看见此刻的情形，正重新开始向他们走来。

此刻的潘文渊看着这个脸上身上戾气未减的走近前来的少年，就好像第一次看见这个画面一样。

等他从幻觉中回过神来时，看清楚了整条街空荡荡的，城市进入了最深的睡眠，昏暗的街灯下，孤零零的只有一个耄耋老伯在擦着那辆三轮车，他看得见那三轮车和他记忆中的一样，保养得一尘不染。

潘文渊双手插在裤袋里，远远看上去很有些绅士的模样，他几个方步走到老伯身后，老人专心致志地擦着，猛不防一回

头看见他和他脸上的笑，愣了一愣，张开没牙的嘴大声兼漏风地笑道：“黎明回来啰！”这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夜半空旷的大街上足以抵上一个高音喇叭，潘文渊用更有爆发力的笑声来回答他。

“擦这么些年怎么还没把你的车擦成奔驰？！老顽童！”潘文渊心里想这老家伙，这么多年了，还记得当年他在他的车上飘过黎明的歌。

“他们一会儿说你读博士，一会儿又说你跽监，嗨！嗨！”老顽童答非所问，压根儿没听见他说什么。

“说的没错，读书和跽监还真是差不多！”潘文渊知道他们当然指的是他过去的一班童党——儿童院舍友。

老顽童把他上下打量，说：“看你这身打扮不像博士，似坐监多一些，没少受苦吧？”

潘文渊把自己也看了一遍，摸摸头上染成金棕色的几经改良的已没有当年那么夸张的洋葱头，想到斐雯说的，电影里但凡有地痞出现时，都是这个风格，不禁又哈哈大笑。美国人不管这个，大学教授这般模样的大有人在，但不知明天面试的，是不是网上和他谈的那位，要是换一个放不开的，那可能要砸了。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

“和你一样，睡不着，想环城旅游！”

“还用十一轮啊？这么多年，连车也没一部？人家废柴都有一部啦！”

“所以他是废柴啰！”废柴是当年童党中最没胆的一个，想到他就让潘文渊想起小愚，他下意识地话锋一转：“这不是想坐你的奔驰吗？不欢迎啊？”

“欢迎——！”老顽童两眼放光，随着潘文渊一个箭步跳上座，他即时在车前拉起一块以前没有的挡风玻璃，上面的绿

色大字赫然写着：“三轮奔驰”。

潘文渊见状仰天长笑，笑到街对面楼上有一人打开窗户伸出头来骂道：“没癫够啊？以为在你家大堂啊？！”

老顽童奋力向前踩去，车子箭离弦般驶出，一路直飞街的尽头，等转过街头，向青洲方向驶去，老顽童说：“唱啊？”

潘文渊想到当年飙的黎明的歌，是黎明那首和记传讯的手机广告歌，不是因为喜欢黎明，是那首歌的歌词直入心田，几个边缘少年和他挤在这车上扯着嗓子狂吼：

你这刹那在何方？

我有说话未曾讲；

如何能联系上？

与你再相伴在旁……

先是大家一起唱，后来没人和他唱，他唱到声音嘶哑，唱到大家心里发毛，知道他阿嬷刚去世，这世上再没有一个亲人了，虽然在座的早已经都没有了亲人。

不是没有亲人，他有父母，但有比没有还糟。自打他懂事，父母就是不着家的人，每次回来都形色匆匆，等他们双双再出逃后，家的大门和大楼的梯间必被地下钱庄刷上“欠债还命”的血红大字，然后是邻居们怨声载道，阿嬷向人赔着不是，再然后买了灰水，刷掉那些字迹。而那些字迹像刷在了潘文渊的心上，永远也刷不掉的。

父母早年是双飞，后来变成单飞，再后来双双都失了踪。

阿嬷那一年死了，死得毫无征兆。

他被送进儿童院。

阿嬷一早就想送他进儿童福利院，说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

短，怕他会流落街头，他说死也不去福利院，但最终阿嬷还是离他而去。

黎明的那首歌是他的送别之歌，送阿嬷，也是送他自己。

在儿童院他是彻底地自我边缘化了，本来他还要为阿嬷忍口气，现在，人家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是不吃饭也就饿死自己一个，用不着怕了谁。

那一天他放学回来迟了，本来有正当的理由，他去看阿嬷的骨灰坛，但一看社工李姑娘那一脸的刻板，他不说实话，摆出一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样子，李姑娘忍无可忍，一把抢过他手中紧握着的東西，然后往地上猛地一摔！潘文渊霎时呆了，李姑娘看他木头人一样呆了那么久，也呆了。她往地上一看，那是一块穿着一條紅絲線的綠玉，现在已缺了一个口，裂开了。一分钟的静场后，潘文渊狼嚎着扑向地面。

潘文渊现在挺可怜李姑娘，大学刚毕业的她才做了社工没几天，她还有自己的社会适应问题，她是善良的，因为在那一刻她即掩面逃离了现场。

另一个姑娘进来，那是新来的林姑娘，她和李姑娘一样，刚刚大学毕业，她不像李姑娘那样满嘴朗朗上口的条例、规则，她很有同情心，总是从好的一面来诠释少年们的行为，在她眼里孩子们个个都是好孩子，李姑娘为这没少和她争论。潘文渊知道，很多孩子本来看上去不是林姑娘说的那么好，但从那时起看起来就像本来就那么好。

少年们喜欢林姑娘，喜欢的最基本表达就是不会故意让林姑娘情绪失控。

林姑娘第二天上班带来一个装首饰的精致的盒子，让潘文渊把那个摔破了的阿嬷留给他的宝贝装上。

现在回想起来，林姑娘那专注柔和的眼神就像那尊圣母

观音。

不觉中，车子寂寞地“咿呀”着，就这么过了沙梨头，青洲来了，潘文渊回过神来，见老顽童在吃力地踩着，说：“老顽童，我来。”

没等老顽童反应过来，他已跳下车，老顽童说：“让你唱，你不唱，闷死人了。”

潘文渊说：“今天我揸车，你唱！”

老顽童笑：“我唱的歌很老了，你不喜欢的！”

潘文渊说：“老歌才好听。”

老顽童坐在客座上真的唱了：

落雨大，水浸街，
阿哥担柴上街卖，
阿嫂出街着花鞋，
花鞋花袜花腰带，
珍珠蝴蝶两边排。

唱了一遍又一遍，老迈的声音有些纯真，有些远去的情，有些苍凉。再后来，潘文渊和着他唱。

潘文渊说：“老顽童，你后生时有钟意过一个谁吗？说来听听。”

老顽童笑：“钟意有鬼用咩，离乡别井的穷人，没人喜欢。你呢？小愚喜欢你呢！她告诉我，你不喜欢她。”

潘文渊一瞬之间脸色暗了一暗，但他马上又笑起来：“你都好八卦嘅，这种事你也知道！”

小愚，和那个在他跌倒时帮他站起来的女孩，还有那个追打他的少年，同样都是儿童院的。小愚用很有限的钱，把自

己打扮得很潮，是童党中的公主。童党中并不是个个都不可理喻，像小愚这样的多了去，小愚很潮，但内心很软，很善良，甚至——很温文尔雅。

小愚很喜欢潘文渊，潘文渊不是不喜欢她，只是他们一直在错过——交错而过了他们情窦初开的日子，再后来他考上了美国的大学。

潘文渊没有再和老顽童说起小愚，他们都心照不宣，小愚现在有男朋友，但他和老顽童都知道那不是小愚最初最真的选择。

老顽童不知道更多，那个皮肤黝黑的俊俏姑娘，她叫琼兰，是的，她结婚了，和那个在黑夜里追打他的少年，那是她的选择，但那也不是她的真正选择。

潘文渊突然在心里责问起自己是不是应该回来，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自己的追问，即使别人不问的话。

如果他没有去美国呢？没有如果，为此林姑娘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这是他的必由之路。

走过青洲，再走筷子基、黑沙湾，直奔新口岸，路越来越宽，大片的空地如广场般宽敞，再高声的嚎叫也没有人打开窗户骂人，他们唱得舒心、痛快。

环顾四周，潘文渊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和任何女子相爱了，自认在这方面已经自废武功。他很多时候愿意想象自己是一个当今社会合成的怪胎，就好像新思维导演用计算机技术合成出来的那种东西。他喜欢这种异类的置之度外的我行我素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和生活有一种距离，这种距离让他有一种游戏人间的豁达。

在这种想法的同时，其实他也完全明白之所以有这么荒诞虚无的想法，是因为他尚未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他在几种工